

在前男友和闺蜜的婚礼上,我很平静 不是因为原谅,只是为了告别

□记者 刘慧静 整理

倾诉人:阿芸(化名)
时间:2026年8月31日

阿芸从前总以为,人生里那些跨不过去的坎,会像礁石一样永远立在岸边,直到她踩着磨脚的高跟鞋,从前男友和闺蜜的婚礼现场走出来,坐在飘窗上捧着一杯温水慢慢喝下时才明白:所有拧成死结的情绪,终有一天会被这熟悉的海风吹散,最后留下的,只有属于自己的踏踏实实的生活。

尘埃落定后的海风

那天,参加完那场在海边举办的婚礼,回到自己的小屋,脱掉那双为了场合搭配而磨脚的高跟鞋,我竟出奇地平静。

时钟刚过晚上11点,窗外的街道还没有完全睡去,远处的海鲜排档偶尔传来几声嘈杂的笑语,那是独属于这座海岛城市的烟火气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,坐在飘窗上,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,路灯把树影拉得很长。

就在今天,我亲眼看着我谈了三年的前男友,给我最好的闺蜜戴上了戒指。那枚戒指闪烁的光芒,曾经也是我梦寐以求的。

如果是两年前,有人说我会去参加这场婚礼,甚至还会笑着祝福,我一定会笑掉大牙。但生活就是最荒诞的编剧,它总能把看似无解的死局,在时间的熬煮下,变成一碗虽然苦涩但还能咽下的汤。

今晚的月亮很圆,挂在沈家门渔港的上方,清冷的光辉洒在海面上。我喝了一口水,闭上眼,脑海里却不是刚才婚礼的画面,而是两年前那个同样有月亮的夜晚。

咖啡馆里的“重击”

故事的开头,总是俗套得让人想笑,却又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。

那是2024年的初秋,我和阿杰(化名)分手了。三年的感情,分手的理由很模糊,大概就是性格不合,他嫌我太黏人,我嫌他太不上进。总之,那个雨夜,我们在街上大吵一架,然后分道扬镳。

那段时间,我觉得天都塌了。陪在我身边的人,是小雅(化名)。

小雅是我大学同学,也是我在舟山这些年最好的朋友。她是个性格豪



AI制图

爽的舟山姑娘,说话直来直去。在我失恋的日子里,她简直是我的“精神支柱”。她陪我住在那个只有4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,听我哭诉到凌晨3点,陪着我一起大骂“渣男”。

那时候我觉得,就算全世界都背叛了我,至少还有小雅是真心的。我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秘密都抖给了她,因为我觉得,小雅是站在我这边的“战友”。

直到半年后,也就是2025年的春天,我在东港的一家咖啡馆门口,撞见了他们。阿杰穿着我当初给他买的米色风衣,手里牵着小雅。小雅笑得很甜,那种甜蜜的笑意,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。

那一瞬间,我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,周围是喧闹的人群和车流,我却觉得耳膜在嗡嗡作响。不仅是背叛,更是一种荒谬。那个我爱过的人,转身牵上了我好朋友的手。他们跳过了所有的试探和磨合,直接进入了甜蜜期,因为这个“操作说明书”是我亲手写的。我所有的吐槽,成了小雅攻略他的秘籍;我所有的抱怨,成了他们避雷的地图。

那个试图逃离海岛的夏天

那段时间,我恨过。我恨阿杰的绝情,更恨小雅的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”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拉黑了他们所有的联系方式,所有能联系的渠道全部切断。

为了远离伤心地,我辞去了在舟山做了三年的设计工作,把行李打包好,甚至买好了去宁波的车票,准备

在那边重新开始。那几个月,我过得浑浑噩噩,像行尸走肉。

直到有一天,楼下便利店阿姨喊我名字,递过来我常买的海盐汽水,说“好几天没见你下楼,之前你总说要给我设计新的店招,我还等着呢”。我接过冰汽水,瓶身的凉意顺着掌心钻到心口,突然就想起三年前刚到舟山做设计时,连加班到凌晨都觉得浑身是劲,满脑子都想着要在这座小城做出点像样的作品,哪会为了两个人把自己活成这副鬼样子。

我突然醒悟了。我问自己:“你还要这样颓废多久?你的才华,你的梦想,难道都要因为两个不值得的人而放弃吗?”

那天回来,我退掉了车票,把打包好的行李重新拆开。我决定留在舟山,我要找回那个丢失的自己。

一张迟到的红色请柬

我的生活开始慢慢步入正轨。我以为我和阿杰、小雅缘分,就这样断绝了。没想到,三个月前,我收到了请柬。

看到寄件人名字的那一刻,我的手还是抖了一下。里面是一张设计得很精致的婚礼请柬,附带一张手写的卡片。是小雅的字迹,依然那么刚劲有力。

“阿芸:我知道我没资格请你,但如果你不来,我会遗憾一辈子。如果你来了但不想打招呼,我不怪你。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,我也希望你能见证我们的这一天。——小雅”

拿着那张红色的卡片,我坐在沙

发上,犹豫了。理智告诉我,别去自取其辱。为什么要去触景生情?但心底有个声音在说:去,去画个句号。

那个周五的晚上,我翻出了衣柜里那条淡蓝色的裙子。那是分手后我买给自己的第一件礼物,象征着新生。

我决定去。不是因为原谅,只是为了告别。

躲开那束手捧花

婚礼选在一块草坪上,背靠大海。风吹得白色的纱幔飘飘荡荡,像是一场盛大的梦境。

当我穿着淡蓝色的裙子出现在现场时,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。但我感觉到了目光,阿杰正在台上致辞,穿着笔挺的西装,看起来比以前成熟了不少。

看到我的一瞬间,他明显愣住了,话语也停滞了半秒。台下的宾客不明所以。我站在人群的最后方,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,冲他微微点了点头。就像对待一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,客气、疏离、有礼貌。

那一刻,我惊讶地发现,自己心里竟然没有波澜。我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们交换戒指,听着他们宣读誓词。小雅哭得很丑,妆都花了,阿杰笨拙地给她擦眼泪。曾经这些画面是我幻想过的场景,现在,我只是个观众。而且,是个觉得剧情有点俗套的观众。我甚至有点想笑,笑自己曾经为了这段感情要死要活,笑自己曾经觉得天都要塌了。

婚礼进行到抛手捧花的环节。单身的女孩们一拥而上,但我站在原地没动。小雅背对着人群,捧着手捧花,她在人群中搜索了一圈,眼神穿过重重人影,最后竟然精准地看向我。

没有任何预兆的,她用力将手捧花向我这个方向抛了过来。那一束沾着露水的鲜花,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,直直地飞向我。

周围的姑娘们惊呼起来。我看着那束越来越远的花,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——我下意识地往旁边侧了一步,躲开了。

“啪”的一声。旁边一个姑娘接住了花,她惊喜地尖叫起来。我看着那个姑娘,真心实意地笑了。

我有我自己的剧本要写

仪式结束后,没有等到新郎新娘敬酒,我就悄悄离开了现场。

曾经以为,前任和闺蜜在一起,是人生最大的悲剧。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,像毒蛇一样噬咬着心脏。但现在才明白,人生最大的悲剧,是你一直盯着过去,不肯放过自己。

阿杰和小雅,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。也许他们会幸福,也许他们会因为背叛的阴影而互相猜忌,那都是他们的剧本了。而我,有自己的剧本要写。

我拿出手机,删掉了那个在草稿箱里存了很久、准备发给妈妈诉苦的微信,重新编辑了一条:

“妈,最近工作挺忙的,不过挺好的。这周末我想回家吃饭,您给我烧条带鱼吧。”

我把手机揣回兜里,大步走向路灯下的街道。月亮很圆,舟山的夜很美。而我的生活,才刚刚开始。